

月冷

法不...

...

...

...

## 第 一 章

康熙二十一年。

农历六、七月间是五台山气候最宜人的季节，既无酷暑，亦无寒气，遍地绿草如茵，繁花点点，山色青青，溪水潺潺……因此，每到这个时候全国各地前来朝山拜佛的善男信女，便从四面八方涌向台怀镇，出入于各个寺院。他们有的虔诚地跪在佛像前焚香叩拜，祈祷平安；有的拜访高僧，讨教禅机；有的许愿还愿，捐银布施；有的专来观瞻寺庙建筑，饱览佛国风光。他们中有汉人、满人、蒙古人、藏人，形态各异，服饰驳杂；他们中有达官显贵，有清

士贫儒，有佛家弟子，有农夫商人，怀着不同的目的，汇成一支多彩的人流，在这佛国圣地涌动。

台怀镇，只是一个仅有两千口人的村镇，但因其地处五台山腹地，每天来往的人不少于万人，故尔商业尤其发达。

镇上的人多数经商，从各地来此经商的小商小贩也特别多。经商的人，大都集中在杨林街。

一条约二里长的街道，两旁店铺林立，有绸缎店、杂货铺、饭店、书斋、粮行、酒楼、茶肆……各种匾额、牌招令人眼花缭乱。从清晨到深夜，整条街一直喧闹不已，直到午夜后才安静两三个时辰。

按理说，一个镇子上是用不着设官驻军的，可台怀镇却因来往客人太多太杂，常常有人寻衅闹事、打架斗殴、聚众鼓噪、传播流言蜚语诋毁朝廷，故于顺治二十年，朝廷就在此设立了巡政厅和城守厅。

巡政厅和城守厅在镇北的营坊街，驻有二百多名官兵，每日挂刀执戈，到处巡察。

康熙十七年，朝廷诏谕在台怀镇兴建行宫，以备皇帝巡幸五台山之用。为此，户部拨出八百万两银子，从各地征得能工巧匠三百、民夫五千破土兴建台怀行宫。

这座占地三百余亩的建筑群，经过四年多时间的修建，眼下已经竣工。行宫四周是一丈二尺高的红色围墙，围墙内殿宇巍峨，有亭台楼阁、长廊画榭。西南是一座花园，园内栽种着从各地运来的奇花异草、苍松翠柏；座座假山点缀其间，一泓池水微波荡漾……宫门建在杨林街上，汉白玉雕刻的蛟龙双层门楼上悬一块巨匾，上书“敕建台怀行宫”六个遒劲有力的行书字，是康熙皇帝题写的。各种建筑上都覆盖着黄色琉璃瓦，在艳阳下闪烁着耀眼的金光，让人一瞧便觉得这里是只有皇家才

能拥有的禁地。

六月十四日，是文殊菩萨的诞辰。

按照多年的习惯，从六月初一起，所有青庙、黄庙都举办为期一个月的“六月大法会”。已经半个月了，各寺院的僧、尼都忙忙碌碌，举行上供、诵经、拜佛等佛事活动。

今天是六月十五日，是“六月大法会”最热闹的一天，这一天要“跳鬼”。

跳鬼是喇嘛教盛行的一项佛事活动，由喇嘛们身穿奇装异服，头戴金刚、力士、妖魔鬼怪的面具，在佛乐的伴奏下，边走边舞。“跳鬼”的目的，是要招集十方僧众，恭请诸佛及菩萨降临，接受供养。因此，今天涌入台怀镇看热闹的人特别多，除了外地人，五台县百里内的人们从昨天就动身往台怀镇走。天色未明，镇上的人已挤得水泄不通。城守厅的官兵早分成几队，分赴菩萨顶、殊像寺、罗睺寺、台怀行宫、杨林街等处维持秩序。

天明不久，各寺院的喇嘛都陆续赶到菩萨顶，在扎萨克大喇嘛的主持下齐集文殊殿诵经。

三百多名喇嘛都身穿袈裟、打坐在蒲团上，在钟磬铙钹、鱼鼓笙管奏出的佛乐声中，吟唱经文。奏乐声和着诵经声，不断飘出山门，撒向各处。

诵经毕，已是卯时。火红的太阳已升起很高了，金色的阳光洒满五台山。山门前雄伟多姿的牌楼下，早已挤满了看“跳鬼”的人，连下面的一百零八层台阶上，也挤满了人。这里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，简直变成了人的海洋。

稍事休息后，喇嘛们妆扮齐备，在一声深沉而悠长的长号声中，“跳鬼”开始了。

大佛殿的门轻轻打开，首先走出殿外的是长号队。由十二名喇嘛手执七八尺长的铜管长号，分左右两行，把长号的喇叭

举向长空，使劲吹着。接着是鼓乐队，由二十四名喇嘛组成，其中十二名喇嘛在前面背着鼓，另有十二名喇嘛在后面击鼓；还有十八名喇嘛手拿明晃晃的铜钹，和着鼓点边拍边舞。第三支队伍是乐队，由二十四人组成，有吹管子的，有吹笙的，有击木鱼的，有敲铙钹的，有攒铜锣的，有点小锣的。浑厚深沉、节奏缓慢的佛教乐曲与前面高亢激越的锣鼓声形成鲜明的反差。乐队后便是“跳鬼”队了，其中有八大金刚、二十四力士、三十二妖怪，凑足八八六十四数。这些金刚、力士、妖怪，都是挑选了身高体壮的年轻喇嘛扮演，他们都戴着狰狞可怖的假面具，穿着色彩鲜艳的奇异服装，手执刀、枪、剑、戟、铃、幡、伞、鞭等道具，在嗷嗷怪叫声中如狂如颠地舞蹈。最后走出殿门的是扎萨克大喇嘛。他身穿黄色绣龙袍，脖子上挂一串黑色念珠，端坐在由八个喇嘛抬着的敞篷轿子里。他的身后，又有一队小喇嘛，手里举着各色旗、幡、幢、引，更映衬出大喇嘛的高贵和威风。

“跳鬼”队伍在大佛殿前舞蹈一阵后，便在城守厅官兵的帮助下，分开围观的人群，经殊像寺向台怀镇而来。

杨林街是“跳鬼”队伍必经之地，故很早就挤满了人，翘首等待着“跳鬼”队伍的到来。

在一家杂货铺的台阶上，站着两个富家公子，年龄都在十八、九岁左右。一个穿湖蓝色长袍，外罩镶边斜对襟暗花枣红马褂，头戴棕色瓜皮帽，白净面皮，举止文雅。一个身穿紫色长袍，外罩天兰色软缎马褂，头戴暗红色瓜皮帽，脸色微黑，颇显老成持重。他们是几天前从太原府来此朝山拜佛的，本来烧香毕就没事了，该返回太原去了，但听店小二说六月十五要举行“跳鬼”活动，便住下来没有走，等着观看这难得一见的佛家盛事。

白净面皮者叫余梦云，是山西按察使余富祥的独生子；微黑面皮者叫乔志远，是山西学政大人乔梓的三公子。他们是同年秀才，且世代交好，故出则同行，入则同食，像一对亲兄弟一样。此次来五台山朝山拜佛，是因前年余夫人患病，曾许了愿，说病好后到五台山降香还愿。余梦云代母还愿，觉得一人出门孤单，便邀了乔志远结伴同行而来。

两人饶有兴致地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不时小声说着话，并频频放眼远眺，期盼着“跳鬼”队伍早点到来。

余梦云无意中发现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手里提一只篮子，袅袅婷婷地迎面走来。

他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且从小出入于省府的官宦府第，眼里不知见过多少妙龄千金、美姬艳妇，却从未动过心。可是，当他第一眼发现这个姑娘，就不由心里怦然一动。他一边用眼紧盯着那个姑娘，一边用胳膊肘轻轻碰一下乔志远，嘴里轻轻说着：

“乔兄，你看迎面走来这姑娘……”

乔志远正注视着左前方一位手执招幡的术士，身子被碰一下，又听到余梦云的话，便扭过头来向对面看去。他也很快看见了那姑娘。只见那姑娘上身穿一件琥珀色绣花绸袄，腰系荷色丝质长裙，面白如玉，发如墨染，一双秀目熠熠闪光，摄人心魄。她容光焕发，浑身散发着少女特有的青春活力和诱人的魅力。在她的映衬下，人群中那些经过着意打扮的姑娘、少妇都暗然失色。他忍不住赞叹一声：

“真乃一花独俏群芳暗啊！”

眨眼间，那姑娘已走到他们的面前。

两公子不愿失掉这难得的机会，都把自己火辣辣的目光投向那姑娘的脸上。近在咫尺，那姑娘的面部使两公子看得一清

二楚。他们发现，那姑娘不仅风姿绰约，而且有羞花闭月之貌。那脂玉般嫩白细腻的皮肤，那红润小巧的樱口，那通直如胆的鼻子，那毛茸茸、黑漆漆、神采奕奕的明眸，那如黛如柳的秀眉，匀称和谐地组合在一起，宛若一件精巧的艺术品。

那姑娘旁若无人，目不斜视，挺着胸脯，昂首从余梦云的身边跨入杂货店。

余梦云忘形地扭转身子，继续追着看那姑娘的背影。

乔志远用手把余梦云扳转过来，附耳低声戏说道：

“余兄，在此大庭广众之下，为一个女子落魄失魂，若被别人看见，岂不有失身份！”

余梦云也恍然觉醒，不觉面色发红，忍不住吐吐舌头，然后难为情地笑了。

那姑娘是来买丝线的，付了钱拿了丝线就走了。

余梦云尚未婚配，突然撞上了这么一个美妙绝伦的人儿，仿佛心池中投入一块巨石，再也安静不下来。看那姑娘走远，心内不觉有点不舍，想追上去与她攀谈几句。但他只移动了一下身子，觉得这样做未免鲁莽，有损自己的形象，反而会把事情弄砸，于是站着不动了。

他痴痴站一阵，猛然转身向杂货店走去。

店掌柜急忙迎过来，笑着问道：“公子要买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不买东西。”余梦云歉意地笑笑说，“我想向老伯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打听谁？”

余梦云腼腆地笑笑问道：“刚才来店里买丝线的那个姑娘，老伯可曾认识？”

店掌柜眨眼想想回答道：“认识，认识，她就是我们台怀镇的……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梅姑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有父母亲，还有一个妹妹。”

“父亲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说来话就长了。”店掌柜迟疑一阵说，“她父亲叫陈伯章，顺治年间在广灵做过七品正堂。后来，大同总兵姜襄起兵反清，很快攻陷广灵，他因此被罢官。他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台怀镇的员外，叫田国干。他被罢官后来投奔田员外，田员外便留他在台怀镇安了家。他现在已六十多岁了，尚有薄田百亩，房舍四、五十间，只是膝下无子，虽有两个小女膝下承欢，却终是心情不快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店掌柜突然觉得眼前这个陌生公子询问陈家的情况有点蹊跷，便很快打住话头，反问道：“公子为什么要问这些呢？莫非公子与陈家有何瓜葛？”

余梦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轻轻摇头说道：“在下与陈家毫无瓜葛，只是刚才见那姑娘人才出众，颇有风韵，私度她绝非俗家女子，出于好奇，便来向老伯询问。”

“噢——”店掌柜马上释疑，正想问余梦云姓名、仙乡，不想“跳鬼”队伍已来到杨林街，在阵阵鼓乐声和佛乐声中，乔志远招呼余梦云快去看“跳鬼”，余梦云转身欲走，故未及启齿，只好送余梦云出店。

台怀行宫前是一片很大的广场。

“跳鬼”队伍分开人群，边舞边行，由北向南而来，到此才摆开阵势舞蹈。

街道上的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广场。

余梦云、乔志远也被人流裹挟着向广场走去。不知怎么，在推推搡搡中余梦云与乔志远忽然走失，谁也找不到谁了。



余梦云被人群忽而推向左，忽而又推向右，左左右右，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，只好任其自然。

在快要走到行宫前的广场时，他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女子的惊叫声，接着背上被猛撞一下。

他急忙用尽平身力气站住脚，猛地翻转身子，只见一个女子已被拥倒在地。

眼看她身后的人就要踩在她的身上。倏忽间，连他自己也不知从何而来那么大勇气，竟不顾一切地把后面的人用双手推开，然后扑上去用身子护住了倒在地上的女子。待他把那女子用劲扶起，才发现她原来是梅姑。

此时，梅姑手里的篮子早不知扔到何处去了。

他不由吃惊地看着梅姑，脱口说道：

“原来你是梅……”

梅姑惊魂未定，并未听到余梦云的话，只是感激地看一眼余梦云，顾不得她和余梦云是陌路人，也顾不得大男大女间的嫌疑，只把余梦云当作自己的保护神，伸手抱住他的一只胳膊，抱得死死的，随着人流的涌动，向前走去。他们一直走到广场的边上，才站住脚。此时，场内的“跳鬼”正热闹地进行着，锣鼓声震耳欲聋。

余梦云十分庆幸自己与梅姑有缘，平空得到了一次相识的机会。特别是梅姑紧紧抱着他的臂，倚立在他的身边，使他简直有点陶醉了。他再无心观看“跳鬼”，把全部身心投向了梅姑。他嗅着从梅姑身上散发出的阵阵清香，像喝了美酒一样心旷神怡。梅姑比他矮一头。他不敢放肆地去看梅姑的脸，只好不时低下头，斜着眼去看，看一眼立刻把目光收回，过一会再看一眼。他愈看愈觉得梅姑美不胜收，比想象中的仙女还娇美。他多么希望时光从此冻结，让他和梅姑就这样永远站在一起。

看了好一阵“跳鬼”，梅姑才发现自己还抱着余梦云的臂。刹那间，少女特有的敏感使她羞红了脸，她的手像触了火一样，立即放开余梦云的臂，迅速收了回去。到此，她才意识到自己也该看看这位救了自己的恩人，应该问问人家的姓名。于是，她仰面看着余梦云，感激地说道：

“这位大哥，今天多亏你救了我，不然我早让人群给踩死了。我们这里每年六月十五看‘跳鬼’，都要踩死人的。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！”

“快别说这些。”余梦云有意把手搭在梅姑的肩上说道，“我不过做了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一件事，你何必要记在心呢？倒是我因此而认识了你，感到十分高兴！”

“请问大哥尊姓大名？”梅姑问道。

余梦云回答道：“我叫余梦云。”

“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嗯。家在太原府。”

“是专门赶来看‘跳鬼’的？”

“不，是来代母亲烧香还愿的。本该早几天就返回去的，听说今天要‘跳鬼’，才留下来的。”

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不，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个人，叫乔志远。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被人群冲散了。不要紧，等一会我会找到他的。”

“你们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太平街的云升客栈。”

“你们什么时候离开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那好，你晚上在客栈等着，我父亲会去看你的。”

“别……别……”

到此，两人再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梅姑突然又问道：“余大哥，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是啊，救了人家，又相识一场，怎么能不问问人家的姓名呢？看来凡是反常的事都会令人生疑的。可是，余梦云知道的情况，杂货店的掌柜都告诉了他，他还有什么好问的。他是老实人，于是不好意思地实话实说道：

“小姐的芳名我早知道了，还用得着再问吗！”

奇怪！我与他萍水相逢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呢？梅姑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说说看，我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叫梅姑，对吗？”余梦云故意装出神秘的样子说道，“我还知道，你父亲叫陈伯章，做过广灵知县……”但他怎么也不肯说出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。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私下里打听一个女孩子的情况的行为。

可是，余梦云越是闪烁其词，梅姑越要追问下去。余梦云正在为难之际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一个搪塞的主意。他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道：

“说来我也感到奇怪。其实是这么回事：昨天晚上，我作了一个梦，梦见东台顶上有一和尚跟一老者对弈，老者身边站着一个姑娘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从小酷爱下棋，便凑上去观看。眼看那老者要输给和尚了，和尚自信地说：‘此局贫僧赢定了，就是神仙下凡也难替你挽回败局了。’老者也自认输了，欲交械投降。我却不以为然，说老者走的是胜局，而不是败局。老者不信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用手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女孩子说：‘足下若能转败为胜，老朽愿许小女梅姑与足下婚配。’结果，在

我的指点下，老者的棋局很快转败为胜，最后真的胜了和尚。我向老者讨教姓名，他告诉我，他叫陈伯章，曾做过广灵知县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不过是见你和那梦中的姑娘长的一样，顺口猜测而已。”

说到此，他有意转变口气，装出正经的样子问梅姑：“小姐，你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？”

梅姑为余梦云的话所惑：难道这是真的吗？难道我和他真的有缘？……她的脸早羞得通红，心乱跳，像胸口揣着一只兔子一样。当她听到余梦云问她姓名时，她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就叫梅姑，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道：

“你别问，一个女孩子的姓名，怎好随便告诉一个陌生人呢！”

“是你让我问的嘛！”余梦云不无调侃地说，“我问你，你却又不肯说，莫非……”

梅姑无言以答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用手一个劲地扯着衣襟……

不知不觉中，“跳鬼”已结束，人群渐渐散开。

余梦云和梅姑再也没有说话，便默默分手了。一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感情，留在了俩人的心田……

## 二

十月初一午后，乾清宫的太监、宫女早把宫里宫外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连放置于廊上的各种盆花都精心修剪了一遍。

总管太监于忠信猫着腰到处巡视一番，觉得该做的事太监、宫女们都做了，而且做得十分认真、细致，便满意地回到大殿的走廊上，坐在廊沿上一边欣赏着那些争奇斗艳、开得正盛的菊花，一边等候迎接圣驾。

康熙帝是九月初一午后离开乾清宫，到景山为太皇太后和太后祈“万寿”的，为期一个月，今天就要回紫禁城。

为太皇太后和太后祈“万寿”的想法，是去年三月康熙帝奉太皇太后临幸遵化汤泉沐浴时就产生了。

康熙帝是十分崇尚“以孝治天下”的。他认为“孝”风盛行，可以纯化民风，可以培养人的尊上的绝对服从精神，可以规范人的道德、行为。只要从官到民，人人以孝为荣，国家即可长治久安。于是他决定从自己做起，为万民树一楷模。这是从治国而言的。从他与太皇太后和太后的感情而言，觉得自己也应努力尽孝道，让两位老人延年益寿，欢度晚年。他十分清楚，他六岁登基称帝后，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，是太皇太后宵衣旰食，替他挑着治理国家、管理朝政的重担。在漫长的二十多年中，国运维艰，大清江山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，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。可是太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，能帮助他把皇帝的位子逐渐巩固下来，把国家治理到今天这种地步，难啊！这其中，她老人家耗费了多少心血，忍受了多少痛苦，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别人也许不知，可他却是一一记在心中。他永远不会忘记，辅政大臣鳌拜横行朝野，企图篡夺皇位，是太皇太后帮他出谋划策，终于除掉鳌拜，保住了他的皇位，使国家避免了一场大的洗劫。他更不会忘记，江南“三王”吴三桂、尚之信、耿精忠造反，眼看江南半壁江山已丢失，国家正处于岌

岌可危之际，也是太皇太后帮他力挽狂澜，调兵遣将，运筹帷幄，经过近十年的苦苦征战，才渐次平息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保证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，太皇太后甚至把自己的私人积蓄全部拿出来犒赏前方的有功将士。说到太后，虽然没有生身之恩，但抚育之恩是天高地厚的。他六岁丧父，八岁丧母，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。是太后收养了他，把他当亲生儿子待，把全部母爱都倾注于他的身上，他能不感激涕零吗！基于以上两个原因，他于今年七月就诏告天下，决定由他亲自斋戒沐浴，在景山为两宫太后祈“万寿”一个月。

昨天上午，乾清宫总管太监于忠信到景山面见康熙帝，请示回銮事宜。康熙帝正在一座偏殿里批阅奏折，只说今日午后回銮，别的什么也没有说。

于忠信是一个精于世故，又极善讨好主子的太监。他在返回紫禁城的路上，就想到康熙帝这一个月内吃斋戒饮、不近女色，回宫后定会浪吃豪饮一番，然后到六宫去寻找作乐。于是，他今天一早便亲自到御膳房吩咐，提早为皇上准备好美酒佳肴；然后又派人到六宫传话，告诉各宫妃嫔今日午后皇上回宫，要她们作好迎驾的准备。

于忠信猜想康熙帝回宫后，知道自己如此善于揣度主子的心意，把主子的所思所想都安排得妥妥贴贴，一定会龙心大悦，大大褒奖他一番的。于是，他的心里特别高兴，似乎有点飘飘然的感觉。廊上那些平日在他眼里是极平常的菊花，眼下好像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变得那样色彩纷呈，那样婀娜多姿，那样招人喜爱。

他观花之余，不时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，又侧耳谛听一阵，想弄清康熙帝此时是否已从景山起驾。可是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。他知道，紫禁城紧挨着景山，皇上起驾时要鼓乐齐奏，乾

清宫是完全可以听到的。既然听不到乐声，想来皇上尚未起驾，他想抽空回住处休息一会，便吩咐一个小太监到宫门外盯着，然后猫着腰走了。

小太监不敢违命，匆匆向宫门走去……

景仁宫。

皇贵妃佟佳氏正坐在寝宫西间的梳妆台前，由她的贴身宫女小玉替她梳头。

皇贵妃是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亲侄女。她是十六岁进宫的，刚进宫时被册封为懿贵人，后来又被晋封为懿妃，康熙十六年再次被晋封为懿贵妃，去年被晋封为皇贵妃，成了掌管六宫的主子。

她是宫中升迁最快的妃子，其中缘故主要是得益于她的姑母孝康章皇后。她进宫时，孝康章皇后早已死了，但康熙帝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出于对生母的报答，对他这位表妹格外关照，进宫才几个月就由贵人晋升为妃子。康熙十六年，出于多种原因，册立一等公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为皇后，康熙帝觉得有亏于她，愧对死去的孝康章皇后，便又晋升她为懿贵妃，食正二品宫禄。岂料皇后体弱多病，康熙十七年二月就死了，仅做了七个月皇后。到此，她成了六宫中品位最高的妃子。

对以上只装在康熙帝心中，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的原因，佟贵妃当然也不得而知。而在她看来，一定是皇上宠爱她、器重她，所以才使她平步青云，一升再升，几乎要变成六宫主母的皇后了。

懿贵妃虽然比民间一般女子长得漂亮，但与宫中的其他妃

5101975

7571990

嫔相比，就显得姿色平平了。从性格而言，倒是挺不错的，文静、沉稳，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。但隐藏在这些背后，她有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心胸狭隘，遇到想不开的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老是生闷气，把身体弄得十分瘦弱。

从康熙帝讲，绝没有对懿贵妃宠爱的意思，也没有立她为皇后的打算。这一点各宫的妃嫔们都清楚。因此，在去年同葬仁孝、孝昭两位故皇后毕，后宫掀起了一场争宠夺后的小小浪潮。这股浪潮尽管像初春冰凌下的激流一样，表面看不出什么，但暗地里却也潮滚浪涌。对此，康熙帝已隐隐觉察到了。他为了压下这股浪潮，竟出人意外地加封懿贵妃为皇贵妃，食从一品宫禄，其用心在于给众妃嫔造成一种错觉：今后的后位非懿贵妃莫属，由此而打消众妃嫔争宠夺后的念头，使后宫少生是非。

可是，康熙帝的这一招却在宫外产生了负效应。有不少朝廷大臣真的以为懿贵妃要被册立为皇后了，故尔懿贵妃的娘家骤然间变得门庭若市，连那些各省的封疆大吏也派人送礼，联络感情。

懿贵妃的父亲一等公佟国维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，看问题十分尖锐的人。他思前想后，最终认定他的女儿是不会被册立为皇后的。但他又经不住一些朝臣的鼓动，不免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，以致从今年春天起产生了帮助女儿争夺后位的想法，于是几次派佟夫人进宫，给女儿出谋划策，不失时机地争取康熙帝的宠爱，最终把皇后的位子夺到手。

康熙帝到景山为两宫太后祈“万寿”的第三天，佟夫人便以向太皇太后和太后请安的名义，再次进入皇宫。

她首先到慈宁宫叩见了太皇太后，又到钟粹宫叩见了太后。因她既是懿贵妃的母亲，又是康熙帝的舅母，所以两宫太后对



她特别热情，不仅给了她“赐坐”、“赐茶”的殊荣，而且都跟她拉了不少家常话。拉家常中，她有意旁敲侧击，从两宫太后口中探听对女儿的看法。太皇太后的回答简单，只说了一句“那孩子挺不错，我很喜欢她”；太后的回答却很多，不仅夸奖懿贵妃人缘好，受到宫里众人的尊严，而且盛赞懿贵妃知书识礼、品行端庄、对两宫太后孝顺、善待下人。说到最后，不由感慨地说：“这孩子不愧是名门出身的大家闺秀，是不会辱没你们佟佳氏的门风的！”

佟夫人听了两宫太后对女儿的夸赞，心里像喝了蜜水一样甜美。她向太后告辞后，便到景仁宫去探望女儿。

她已来过几次景仁宫，用不着人带路，径直走进景仁门，请守门的太监替她向内禀奏一声。

守门太监是认得佟夫人的，给佟夫人请过安，便匆匆向内走去。

一会儿，从后院传来“请佟夫人进见”的传呼声。

佟夫人移步穿过前院，由西侧门进入后院。

她一眼看到女儿穿着便服，在几个宫女的簇拥下，正站在寝宫的汉白玉台阶下迎接自己。

按照宫里规矩，命妇进宫晋谒六宫主子，无论其中有什么关系，都得叩头请安。

佟夫人自然懂得规矩，走到女儿面前，便下跪叩头请安：“皇贵妃吉祥！”

“额娘，快起来吧！”皇贵妃边说边伸手扶佟夫人站起。

皇贵妃知道，佟夫人进宫一定有话要说，便支散身边的宫女、太监，引佟夫人走进寝宫。

落座后，佟夫人和女儿寒暄几句后，便把太皇太后和太后夸赞皇贵妃的话详详细细学说一遍，然后信心十足地说：